

# 半張臉的神話

● 王曉明

今天，一種叫做「成功人士」的新形象，正在廣告和傳媒上頻繁出現。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筆挺。他很有錢，開着簇新的寶馬汽車去自己的辦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國留過學，養成了西式習慣，在懷揣即將與外商簽訂的商業合同、匆匆跨出家門之前，不會忘記與美麗的太太吻別；他還很講究生活情趣，周末打幾桿高爾夫球，晚上還要去聽交響音樂會……；最近五六年來，他成了社會上最受矚目的人物：每當建造一個花園式的別墅群，發展商總要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甚至當街掛出橫幅，說是在為他準備「理想的居所」；賓館、飯店、夜總會，還有那些說大不清名目的場所，都殷切地敞開大門，盼望他成為出沒的常客；一大批報紙和雜誌，竭力揣摩他的口味，不斷改換開本、紙張甚至宗旨，只為了能夠進入他的客廳；一些小說家、電視和電影劇本的作者，也從他身上獲得靈感，紛紛寫起了他和女人們的複雜故事；甚至一家地處上海市中心的婚姻介紹

所，在門口貼出告示，將一周中登記者最多的周六和周日，優先分派給「成功先生」和「成功女士」……

是不是因為居住在上海，我才特別感覺到「成功人士」的浩大聲勢？一個終日耕作在黃土高原上的農民，也許覺得距離它非常遙遠。但如果你去廣州和北京，到東南沿海的城市和交通幹線兩旁的村鎮中去走一走，恐怕隨時都會與它劈面相逢吧。說起來也的確令人驚異，不到十年的時間裏，這些地方的廣告商和媒體製作者，當然還包括其他有力量左右社會生活的人士，就能創造出這樣一個引動人心的形象，使它家喻戶曉，還將它深深植入人的內心欲望。不必問大、中學生，就是去問問十多歲的小學生，你一定也會聽到一連串這樣清脆的回答：「我長大了要當總經理」，「賺大錢！」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和大中城市，「成功人士」似乎已經成為多數人最羨慕的生活形象，成為他們想像未來、表達自己人生欲望的最流行的文化符號了。

我當然知道，「成功人士」這樣的形象並非空穴來風。經過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一個新的富人階層已經在中國赫然出現。據1994年的統計，居人口1/5的高收入家庭，佔有了社會總收入的一半以上<sup>①</sup>。不用說，如今這個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正逐漸縮小，而在社會總收入中佔有的份額，則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致富之迅速，揮霍之氣派，更顯示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倘若把「成功人士」看成是這個新富人階層的肖像，大概是沒錯的吧。

但是，這僅僅是一幅半張臉的肖像。從廣告和傳媒中，你只能看到「成功人士」的家居和飲食生活，他的商務應酬和消閒方式，卻不知道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會是甚麼模樣。當代中國人幾乎時刻都會遇到的問題：政治、生態、性別，等等，似乎都與他無關；一個現代人必得要關心的事情：人的自由、社會的公正、藝術的創造，等等，他好像也根本沒看見。這就有疑問了：另外的半張臉哪裏去了？倘說這幅肖像真是從新富人身上描摹下來的，而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絕不會只關心飲食和消閒，那麼，為何要隱去另外的那些方面？那被隱去的，又是甚麼呢？

不僅如此。就是這似乎已經顯露出來的半張臉，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你看到他在寬大、豪華的私宅裏進進出出，卻不知道他置產的錢是從哪裏來的；他向你現出簽訂合同時的矜持的身姿，你卻不知道他如何能獲得簽約的資本和權力。在如今這樣與官場犬牙交錯的商場上，他能夠如此「成功」，顯然是既跳龍門，也鑽狗洞，眼神早已不清澈的了。可在廣告和傳媒上，他卻常常笑得那麼青春燦

爛，不由得要讓涉世尚淺的年輕「白領」們覺得，他正是自己的同類。在會員制俱樂部和高爾球場的大門裏面，他其實是沉溺在種種與普通人無關的享受之中，體型也隨之日漸鬆弛。可在廣告片中，他又常常邁着那樣輕捷的步伐，極其家常地向你推薦自行車和健身器，難怪一般工薪族也覺得他相當順眼，甚至奉他為健康的「現代」生活的楷模。我想起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分析「主導意識形態」的一段話：「佔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如果不恰恰是在其他各階級心目中造成一個統治階級自我經驗的似是而非的印象，它怎麼能指望繼續存在下去？」<sup>②</sup>這段話是不是正可以移用來描述「成功人士」的半張臉？惟其隱去了另一半，這露出來的一半就很容易變得模糊；也惟其常常是模糊不清，它反而能吸引那些並非新富人的階層，讓他們錯以為它正是自己的肖像。這幾年裏，文化界有那麼多人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成功人士」就是「中產階級」的先兆，顯示了「白領文化」的雛形，就似乎正是對這模糊的半張臉看走了眼。

可不要小看這半張臉的神話，在二十世紀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想像當中，它正佔有一個似乎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自從十九世紀中葉，「全球化」的潮水湧進中國，逼迫中國社會轉向陌生的歷史方向，中國人就一直想要弄明白，將來的世界應該是個甚麼樣子。先是康有為、章太炎和孫中山這一代人，培育出一個「強國」的夢想，這夢想幾經變化，但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它大體上一直主導着大多數中國人的前景想像。進入80年代以後，情形不同了，人們受夠了「國家」、「階級」之類集體概念的愚弄，於



是決絕地轉過身去，再次將「個人」看作最重要的東西。從80年代到90年代，從渴望精神的自由到實現物質的欲求，中國社會對於「個人」的「發達」的關注，愈益明顯地超過了對於「國家」的「強盛」的祈望。正是在這樣的普遍氣氛中，「成功人士」應運而生。它不再代表那種空洞遙遠的「大同」或「共產」世界，而是現身為一個活生生的享受現世的個人；它也不再強要你向某個精神的目標奉獻一切，恰恰相反，它催眠般地向你許諾：你也會擁有汽車、房子、更多的錢……這是一個嶄新的夢想，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當代神話，它似乎能夠同時滿足社會上下、體制內外的各樣需求，它理所當然要推開那過了時的「強國」之夢，佔據我們的「現代化」想像的中心位置。

當下的中國社會，似乎正處在魯迅所說的「大時代」之中。這「時代」會將我們引向何處，很大程度上就看我們如何想像未來。面對那半張臉的「成功人士」，一連串疑問湧上心頭：它真

是如你所說，已經在引領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前景想像？你會不會高估了它的力量？而假如你說的大致不錯，這場「個人」推開「國家」、半張臉獨領風騷的「現代化」想像的深刻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你已經談到了整個社會的心理變化，談到了廣告和傳媒業，小說、電影和學術理論，但是否還有別的更多樣、也更隱蔽的力量，一起參與了新想像的創造？在今天，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新的想像？蠢蠢欲動，熱烈地擁抱它？或者擰眉怒目，激忿地斥責它？倘若你想主張另外的做法，那又該怎樣呢？盡可能深入去了解它，不但了解它本身，還要了解它的來歷，它背後的支撐網，它和其他前景想像的複雜關係？盡可能仔細地描述它，凸現它的各個側面，直至揭示出它內在的結構和矛盾？可是，你站在怎樣的立場上來做這一切？如果你選擇一種批判性的立場，它和你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又是甚麼關係？你能說你這經驗與「成功人士」絲毫沒有關係嗎？倘若不，那你批判的矛頭是

否也同時指向自身？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分析和批判的意圖是甚麼？揭露流行的前景想像的虛幻性？激發人們對於真實的生活狀況的敏感和關注？或者應該有更具建設性的考慮，譬如為別樣的前景想像貢獻資源，甚至開關方向？

當然，無法在這篇短文中全面地回答上面這些問題。但是，我確實傾向於將這「成功人士」的神話理解為一種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所說的「意識形態」，因為從它背後，我分明看到了一系列政治和商業權力的直接或隱蔽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這些運作的產物。更重要的是，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它所起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是把複雜的現實單一化，它放大現實的某一方面，卻又將另一些方面遮蓋起來。比方說，就在上海，經過最近十年的社會變動，從原有的社會階層中間，產生了三個新階層：新富人、「白領」和「下崗」、「待退休」的工人。可是，當「成功人士」的形像鋪天蓋地，幾乎遮沒你全部視野的時候，當你漫步在這形象最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櫥窗、霓虹燈和大理石牆面共同釀造的「成功」氣氛中的時候，似乎很自然就會對現實和生活前景發生錯覺。你看不見社會底層的痛苦，你也可能忽略「白領」階層的艱辛，你會沉浸於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中，最後遭遇由此而來的失望、不平和沮喪。在今天的年輕人中間，這樣的情形實在是太多了。

其次，我希望盡可能充分地揭示「成功人士」塑造我們生活欲望的巨大力量。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公眾久被壓抑的生活欲求是怎樣急切地渴望爆發。這欲求

是模糊的，也是多樣的，既要求「平反」，也渴望富裕，盼望經濟繁榮，更尊崇科學、愛情、民主、文學和藝術，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可你看看「成功人士」的這半張臉，它固然表達了人們消除窮困的要求，釋放出當代人追求富裕的衝動，但同時，它是不是也把我們的另一些同樣渴盼釋放的內心欲求，悄無聲息地抹去了呢？更何況，就是這表達和釋放，也包含着壓縮和刪削。無止境地追逐金錢，絕非人的物質欲求的唯一內容，雙眼緊盯住「大款」，甚麼流行就學甚麼，這更可能只意味着物質享受的狹隘化和粗鄙化。一種有質量的物質生活，總是應該不斷豐富我們的物質欲求，使我們的感覺更為細膩，需求更為多樣，可對照「成功人士」提供的那一套物質生活的標準，你會不會覺得它太表面，也太單一了呢？不僅如此。「成功人士」還從他所描繪的這種物質生活，提煉出了一系列對於「實在」、「自由」、「尊嚴」、「美」乃至「純潔」的新定義。世界上萬事萬物，錢是最重要的，口袋裏有大堆的錢，這就是「實在」；有了錢，想幹甚麼就幹甚麼，天底下沒有用錢買不來的東西，這就是「自由」；出手闊綽，揮金似土，看那些勢利者唯唯諾諾，這就是氣派，就是「尊嚴」；裝飾華貴，趕得上時髦，這就是漂亮、就是「美」。一位有名的小說家毫不含糊地宣稱：「人與人之間的金錢關係是最乾淨的關係」，他實際上是說出了「成功人士」對於「單純」、「乾淨」乃至「純潔」的新定義。在理智上，我們似乎很容易拒絕這些定義，可在心理上，誰又能說自己完全不受它們的影響呢？「成功人士」對於當代中國人內心欲求的塑造，實在是非常深刻的。當然，人的本來

的欲求再豐富，一旦進入具體的社會環境，種種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總會以各種限制、減損、放大和扭曲的方式，不斷地塑造它。譬如今日的那些日漸簡單、粗糙和肉感，以為非如此不能適應大眾的圖書、報紙和影視節目，就正是在與「成功人士」一起，有力地塑造着今日大眾的生活視野和「個人」欲望。但是，也惟其如此，時時警覺自己的人生欲求的被簡化和被刪削，不懈地揭露主導意識形態對當代思想 and 感覺方式的潛移默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最後，我還希望能夠澄清對於「變化」的一種迷信。「成功人士」固然只有半張臉，但它畢竟應和了當代中國人追求富裕的衝動，這比起60、70年代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可疑的「英雄」形象，總要可親一些吧？它當然主要是脫胎於新富人階層，但畢竟也可供「白領」尤其是年輕人寄託自己的人生理想，能這樣「整合」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目標。豈不比過去那種一味強調「鬥爭」、「革命」的意識形態好得多？倘若只是說到這裏為止，也許確不能說全無道理，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優點」，它根本不可能獲得今天這樣廣泛的羨慕。但是，如果竟以這個為理由，拒絕對它的批判性分析，甚至像四五年前討論「人文精神」的時候那樣，抬出「你不滿現狀，難道是要回到過去？」的邏輯來為他辯護，那就又落入對「變化」的一種迷信了。我們一定要告別過去，一定要走向未來，這早已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問題是，怎樣才能真正告別過去？是不是任何一條路，只要與過去的不一樣，我們就可以放心地踏上去，悶頭前行？是不是還應該有比較、有分析、有選擇？我們正置身於

深刻的變化之中，但絕非所有的變化都值得歡呼，也不應該有哪一種變化可以倨傲地站出來宣稱：「我就代表着通向天國的唯一方向！」我的確擔心，倘若真有這樣一種倨傲的宣告，而社會竟然也相信了它，那就很可能走着走着，你最後會發現，這「新」路和舊途相差無幾。因為厭憎過去，就盲目地擁抱任何一面繡着新字的旗幟，這是幼稚；明明知道存在着嚴重的危機，卻舉出令人厭憎的過去來標榜和掩蓋，那就更不只是幼稚了。知識份子應該努力促成社會的變化，但又時刻警惕地審視着不斷變化中的現實，心中始終有一個執拗的聲音在追問：這真是良性的變化嗎？這真是新的事物嗎？這是否掩蓋了甚麼東西？會不會造成新的不公、新的欺騙和新的剝奪？這會留下甚麼隱患？這之後又會出現甚麼情形？這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嗎？還有沒有更可取的努力方向？在我看來，無論是面對「成功人士」，還是別的甚麼東西，我們都應該仔細傾聽這樣的聲音。

#### 註釋

① 孫立平等：〈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頁8。

② 〈文本、意識形態、現實主義〉，見王逢振編：《最新西方文論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頁427。

王曉明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